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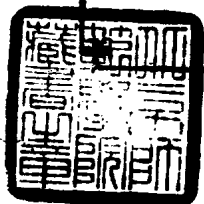
刘盛亚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17/11a

刘盛亚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3808

943808

封面设计：陈世五

责任编辑：朱成蓉

刘盛亚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125 插页7 字数382千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000册

书号：10118·665

定价：2.14元

120/50/01

哀 盛 亚

——《刘盛亚选集》代序

陈白尘

离开四川已三十六年了，我时时地、深深地怀念着它。除了少年时期居住的家乡以外，我在上海住过十年以上，在首都度过十五个春秋，遣返南京也达十六个年头了，但我还是怀念只住过八年的四川。我是个俗人，在成都多年未曾上过青城，去过乐山却未游峨眉；所以我不是贪恋蜀中山川名胜，而是忘不了巴山蜀水之间的友人。

文革期间，为了应付那些惯搞突然袭击的外调人员“提审”，我曾搜索枯肠，编了一个朋友名册，总数达千人以上。自然，四川的朋友占的比例最大。在这些朋友之中堪称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的，也是四川人最多。刘盛亚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人。

我和盛亚相识，记得是在1938年下半年。那时我和他都在熊佛西同志主持的四川省立剧校教书。但这之前，我已读

过他写的《卍字旗下》中的若干短篇。印象最深的是那篇说德国国有“三宝”的政治笑话。现在手头无书，说不出篇名了。大意是说德国人有三大宝贝，即忠实、聪明与国社党。但任何人不能三者俱备，只能居其二。这就是骂国社党如果不是糊涂虫就是不老实的家伙。这故事可以套用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读者自然是心领神会的。而我单凭这篇短短的小故事，就可以推知这位署名 S.Y. 的作家为何许人了。因此，当我知道 S.Y. 是盛亚二字的缩写，便无须朋友介绍，“兜的便亲”了。

熊佛西同志是以自由主义者自诩的。他所主持的省立剧校在国统区是个特殊的存在。学生们思想左倾到发紫的程度，熊佛西并不制止，而国民党员在这里反倒成为取笑的对象。教务主任是文学史家叶丁易，那时也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是个充满朝气和革命热情的人，于是盛亚、丁易和我便成为莫逆之交。这学校当时已由成都迁到郫县乡下，以新民场外的吉祥寺为校舍。我们三人经常在新民场上坐茶馆，论政读文，无所忌惮。在学校里则团结教员，支持学生们对反动势力的进攻。这些行动也许是幼稚的，但能责备谁呢？我们三人之中最大的也只比学生大不了十岁，而盛亚年龄最幼，当时才是二十五岁的青年嘛！但好景不长，1941年春，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这所戏剧学校便借故被封闭了。我和盛亚都到了重庆，丁易则去了三台。

1941年，即发生皖南事变的那年，亦即国民党疯狂反共的

一年。但我们党就在这一年从文化战线上发动了反攻。我帮助应云卫同志筹组中华剧艺社，盛亚则在郭老领导下和吉少甫、沈硕甫同志等建立了群益出版社，这两个社地址相近，我和盛亚又经常在国泰大戏院对门或附近泡茶馆了。他有着四川朋友的共同特性，爱摆龙门阵。但他更爱动，爱开玩笑，还保持着大孩子的天真。我针对他那爱动和爱说的脾气，戏呼他为“圣鸭”，他也笑而受之。但他天真而不幼稚，前此二年他便写出那部著名的中篇小说《小母亲》。这是他为呻吟于希特勒残酷统治下德国人民唱出的愤怒的歌。接着又完成他青年时代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夜雾》，这时他还不满三十岁。

中华剧艺社是国民党的眼中钉，它演出郭沫若的《屈原》以后，日子更不好过了。1943年春演出我的《翼王石达开》（即《大渡河》）时，第一天的戏票已经售出，国民党还不肯发审查证。临到开幕以前，才下令说要删去第一幕。于是从第二幕起演出一个无头无脑的戏。为了这件事，苦坏了我们剧社的前台主任同时兼任群益出版社的经理和《中原》月刊发行人的沈硕甫同志。这位出身于西画系的美术家，虽然身兼三职，却是一贫如洗。三处的津贴还满足不了他的酒渴。他为奔走演出，既气愤又劳累，为了解愁，又多喝了点酒；在他走回群益出版社住处的途中，因心脏病发作而倒毙于一条泥泞的小路上了。硕甫，这位沈大哥是盛亚和我的共同朋友，我们和出版社及剧艺社的同人为他举行了个千人以上的

殡礼，然后就安葬在盛亚在重庆南岸住处附近的瓦窑湾的山头上。这是盛亚以四川人的主人身份为我们下江来的文化人营葬的第一个人。是年夏，中华剧艺社以不堪国民党的迫害，开码头去成都，应云卫同志却以他不足周岁的幼女留在重庆，半年后这小宝宝夭折了，又是盛亚把她葬在硕甫的墓旁。后来盛亚写了篇《双愤记》追记其事。其实在那瓦窑湾的山头上，还有一座坟墓，长眠其中的是著名导演贺孟斧同志。那是第二年春天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艺术家为了生活，又从成都赶回重庆为某剧团导演新戏，不幸在贫病交迫中与世长辞了。中华剧艺社同人远在成都，为孟斧营葬的不是别人，又是盛亚。在那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多少剧人都为贫病而倒下了，如果没有四川文艺界的朋友，国民党反动派只会让他们暴骨荒郊了！

后来盛亚去乐山武汉大学教书，我也曾一度随中华剧艺社去乐山公演。在城内一所古旧的民房里又见到盛亚。那时他已和贤淑的魏德芳同志结婚了，生活安定而美满，我以为他无暇写作了。不然，他仍继续勤奋创作，同时积极参加武大师生的争取民主和反蒋活动。《陆沉》的一部分曾在我编的《华西晚报》上连载。此后，盛亚又去四川大学教书，他在创作上和政治上都进入了成熟时期了。

此后我们很少见面。日本投降后我返上海，他留四川，但音信未绝。互相鼓舞，度过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四川解放了，我为他庆幸，也更羡慕他。因为他已从事

专业创作了，而我一直在做着事务行政工作，后来又搞送往迎来的接待外国作家的活动，笔都生锈了！一位德国作家在我祝酒时，曾半开玩笑地说：“希望你将来死在写字台前，而不是死在宴会的餐桌上！”我看到他在创作上不断地献出丰硕的成果，不禁为他的成就而欢呼！他蹲过“重钢”，他奔波在长江航运线上，他参加赴朝慰问团，参加作协和全总组织的作家参观团；他写中篇、短篇和长篇小说，他写散文和报告文学以及儿童文学，他为新中国欢呼，为社会主义事业歌颂，凡他所见所闻的都留下赞美的诗篇！……

就是这位从法西斯德国跑回来参加抗战，参加反蒋的民主运动，为新中国诞生欢呼，为社会主义事业赞颂过的作家，因了一篇有争议的作品，曾经受到了粗暴的批评和打击，也就在1958年却被流放到荒凉的峨边农场去劳教了！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正年富力强。就在他为新中国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却被人夺去了他的笔。但他对生活、对创作、对祖国仍然充满着希望和信心，这在他寄给他妻子儿女的未封口的书信中可以得到证明。可是“劳教”的生活折磨着他，贫病交加，两年以后便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我惭愧！我是个政治上的庸人！我不相信盛亚有罪，但也不敢为他呼吁。我只知道他戴上了帽子，但不知道他竟被流放到峨边，更不知道他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已离开人世。友情这东西已经被我们遗忘了！“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才知道他那贤淑夫人魏德芳同志还健在，而且把他们的子女都

抚育成人并有了孙辈，随后也才慢慢知道盛亚最后二年间非人的遭遇！为异乡人在四川土地上埋葬忠骨的盛亚，竟会默默地消失在四川的土地上……

又一个黑暗年代过去了，冤假错案都改正平反了，友情这东西又回到人们心中。但，盛亚却不在了。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盛亚的遗著尚在人间。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不是浩劫所能毁灭得了的。现在由德芳同志先编出他的选集来，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希望我为它写篇序。她编选得严格而精当，我不能赞一词。特别欣慰的是，在盛亚被错误处分之前所写下的中篇小说《最后命令》，也收在这《选集》里了。这作品何罪呢，当时竟被抽出不许发表，埋没了二十四年！现在它重新出土，是标志着中国作家的华盖运已经过去，那种以一时一事一文而定人终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这代价毕竟是太大了！盛亚的《再生记》尚在，容许后人评说，他自己却不能“再生”了！我不能不写出我的悲哀、悔恨和惭愧！虽然这已晚了二十一年！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五日于南京。

目 次

序.....	陈白尘 1
--------	-------

短 篇 小 说

白的笑.....	3
自 由.....	37
点金术.....	44
两 代.....	51
人民勋章.....	59
权 威.....	68
友 情.....	74
星.....	88
悬岩标灯.....	106
英雄城.....	125
新 居.....	135

中篇小说

小母亲.....	159
陆 沉.....	223
最后命令.....	280

散 文

卍字旗下.....	407
《卍字旗下》跋.....	481
双塔教寺.....	484
风雨同舟渡.....	488
双坟记.....	492
序《小母亲》.....	495
野渡无人舟自横.....	497
给××.....	503
记郭沫若.....	506
“更光亮一点吧！”.....	512
记茅盾.....	515
江 上.....	521
红白喜事.....	527
一个大学校长.....	530
忆沈硕甫.....	534

跳灵官.....	538
----------	-----

鲁迅故居.....	544
-----------	-----

儿 童 文 学

鲤鱼送屈原.....	551
------------	-----

银耳的传说.....	562
------------	-----

报 告 文 学

木工黄荣昌.....	571
------------	-----

后 记.....	魏德芳 627
----------	---------

短篇小说



白 的 笑

阳光淡淡地洒在架子上的那些兵器上，映着那些刀枪剑戟分外觉得亮晶晶些。高高的柜台旁边闲聚着三五个中年汉子，有说有笑正高兴着。

“老屈，你瞧瞧我这鸟儿，哈，多有精神。”张五指着后院树枝上挂着的鸟笼。

“吴四，怎么拿老张比吴四？咱们是当伙计的，人家吴四爷是真跟镖的啦。”这人正调弄着一碗杏仁茶。“吴四早年还进过宫，有人说太后还看起他那一身筋骨呢？”

“这到不见得，不过当初他的确是常同贝勒们来往的。”另外一个小伙子倚着柜正斟一杯茶，“您喝吧。”

“我听人说从前吴四爷可不象这样子，最初走镖的时候，听说没有人见着画狼的镖旗不让道儿。”从后院走进一个孩子，约莫有十二三岁，手上拎着一把铁开壶。

“搁下吧，”张五指着大门首挂的一个金字招牌说：

“无怪咱们德义行这些日子生意不好，你瞧金字都乌了，红绸都变成白布了。小孩，你把他用擗子擗擗吧。”

“五爷，俺不够高啦。”孩子放下壶说。

“傻小子，后院不有梯子吗？”五爷笑指着后院。

“五爷，你别叫他了，回头看我做吧。”小伙子说着就叫孩子去拭净刀枪上的那些灰尘。

这时候门外走进一个强壮的汉子来，一手提着鸟笼；一手玩着两颗铁丸。

众人都站起来，顶温和的向来人打着招呼：“吴四爷，您早！”

吴星义并不理睬大家，摆着八字步，挺着腰板，把鸟笼挂在羊角叉上，这才一手抹着额上的汗珠回过头来：“早吃过了吗？”

“偏过了，您呢？”

“今儿没甚么罢？”说着星义就从怀里取出旱烟管来，装上关东叶子。孩子早划着火柴等着他了。“这叶子还是一个徒弟送的啦，现在在关外吃粮，连长呢，指着这场仗打下来就是营长。是顶上的关东了，不辣带甜。您也尝尝吧。”说着他就用手摊出那烟袋。

“四爷，您用吧，咱们待一会再抽。”

“小伙子到是少来这些好。”星义一口口抽着在说，今儿练了没有？

“没啦，等着四爷啦。”

“等我抽完这袋烟，”星义闭着眼，一口口喷着烟。直等到烟没有了，他才睁眼站起来，用一只火柴梗挑出烟灰。

“令儿练趟剑吧。老五，把我的剑拿来，”说着就脱了长衫向后面走去。

吴四爷看着他们练拳脚，有时候也指教他们些。有时候也解释着这一手该怎么使用。

旁边的人不管懂与不懂都是不能问的，要是谁一张口，他就会说：“你看我的得啦，一心不能两用。”

伙计都围着他谈这样谈那样，吴四爷却来回的在院子里走，右手叉在腰上，左手拂着头上的汗。“都蹦蹦吧，大伙别这么站着。打拳不蹦腿，终归是个冒失鬼。”星义走得很精神，脚下的皮底直叽叽地响。“现在生意少，从前可没有这么闲着的日子。”

“昨天那笔生意，当家的怎么不干啦？”小伙子瞪着眼直瞅着吴四爷。

“一千里地，六千块钱的货，他只出一百块钱，那哪儿成啦。过去他们那儿一路都是旱道，从前就是紧路子，现在，他妈的好，真难走。一百块钱，来，咱们算算这十天来的人吃马喂得多少，一百块钱……好。”星义的声音渐渐大起来。

“这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可就吹^①啦。”

“从前也这么悬^②吗？”那小孩也走拢来。

① 即完了之意

② 即险之意